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

劄子

宋 曹彥約 撰

新知澧州朝辭上殿劄子

國朝民生不厚起於稅役之不均稅役之不均起於交易之不正夫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蓋有產則有稅有稅則有役當交易之時而並過割之制夫豈不善自夫豪民得產而不肯收

正下户出産而不能到官於是産出税存者滿天下而差役義役之法愈變而不得其正也夫契書者交易之祖也砧基簿者税役之祖也曩時經界立法固已灼知姦弊之原委而立為對行批鑿之定論矣不對行批鑿則不理為交易雖有立定契約亦且不用其辭甚嚴其關防甚悉使為州縣者謹守而行何所不可紹興二十一年嘗因户部員外郎馬騏之請申嚴行下矣淳熙三年又嘗令諸路轉運立三十日結絶之限矣若使不對

行批鑿者不得為交易則是有產者皆無失收之患而
不對行批鑿皆未免退產也今州縣催稅每以產去稅
存為版薄之害州縣差役每以產去稅存為流水之害
至所謂不理交易之法未嘗見有奪此而與彼者則是
經界以來五六十年間有此法而未嘗得行也為豪民
者安得而不相傚傚為下户者安得而有所赴愬士大
夫以苟且為俗以奉公守法為刻致使貧民之係累者
相屬於道役滿而破家者十常八九此於治體所繫非

而法無可寬下戶不致受其困而情有可憫民生由此而厚稅役由此而均交易由此而正臣所謂交易也者民生之關鍵而即民之所藉以厚其生者也所關治體豈淺鮮哉如臣言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詳酌令戶部次第施行取進止

兵部侍郎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善獻言者必以講學為首稱人主挺生聖哲受天明命一日萬幾已足以厭服四海

而猶區區焉習諸生之業其故何也葢惟有聖人之資者而後宜于學有聖人之位者尤當急于學宜于學者事半而功倍固不與常人等急於學者身修而天下治固不以常情論此堯以聖神文武之德舜以濬哲文明之德猶孜孜於學在聖性有益而無損在後世有歸美而無竊議仰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聖嗣承大寶皇太后陛下以母儀之重保佑聖躬皆將守家法以正本朝履謙德以光史牒則講學之素固已切切乎皇帝陛下

之心而講學之勸固已纚纚乎皇太后陛下之言矣臣以山林踈逖之蹤受先皇不遺微小之察脫迹州縣綴名近列攀烏號而莫及際飛龍之首出誤蒙迅召峻陟貳卿宜必有千慮一得有補於聖世者竊惟經世之學與書生科舉之習不得而同經筵之學與家塾黨庠之體亦大有異蓋綴緝陳言取務時好此書生科舉之習也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得其道則賢智合謀失其理則邪佞伺隙故經世之學宜不與書生

科舉之習相似端拜以求師合志以取友此家塾黨庠之體也分番直以侍經幄候玉色以進箴規言于造膝者每患於匆遽書之簡册者猶難於探討經筵之學視家塾黨庠者相去遠矣臣願陛下以講學為素心視講學為日用當經筵未御則必清心滌慮以求有益及經筵既御則必切問近思以歸至當即古人之行事驗今日之立政議論不徒詳必深切於世務意嚮不徒美必有關於國脉語體必及於用謹始必圖其終出則與大

臣評之若盡若未盡入則以聖賢證之若合若不合口耳所傳皆為售用以此致堯舜之治雖不中不遠矣然而人主之好儒學尤當以近似之害正為慮尊正大而黜纖巧信忠賢而遠邪柔則近習不得以乘間假偽不得以亂真其機甚微其利害甚切也中興自高宗皇帝以來世傳聖學孜孜亹亹不廢閒燕煒煒煌煌明並日月而張說陳源曾覿之流尚以粗習筆墨欲為王伾叔文輩竊弄權柄威福在已乃自謂儒者事業不過如此

鄙薄賢俊輕侮簡冊以至治道之所當論聖經之所當講遜志詳說則以為徒亂人意為鬼為蜮足以稔賢士大夫之害甚至顯執國政謀動干戈涓涓不戒終至橫流非累聖知其奸偽而終遠之其為害可勝既哉此又屋漏暗室之微浸潤膚受之端內廷之所就將燕閒之所踐履關于講學者甚切不可不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內引朝辭劄子第一

臣待罪從班久侍經幄竊見陛下深居宮禁以養志聞於天下高拱廟堂以愛民聞於天下講讀有常以力學聞於天下匪頒有數以節用聞於天下然而羣臣進戒諄諄不已或曰謹獨或曰行健或曰防未然之欲或曰持不息之志或曰無忌在潛之日或曰察於不睹不聞之地陛下皆俞其請矣言之者不已聽之者不倦臣未測其說也豈人臣之愛君不以其君之未嘗有此而遂已於言耶將實有所疑于此而故言之耶果其君之未

嘗有此而不已於言國家之福也如其有所疑而故言之則亦不可以為無而忽之也蓋酖毒常匿於宴安而隱疾常出於盛壯寡過者常得于敬畏而逸樂者常本於憂勤孔子謂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特在于為君之難與夫言而莫予違而已可不畏哉臣竊惟論利害者貴乎簡入念慮者貴乎熟以羣臣之言如此其衆見於論疏如此其廣要其所欲不過於修身好學而已唐張藴古獻箴太宗凡六百二十有二字其間所言無非修

身之要與天下修身之說莫加此此矣本朝趙師民獻箴仁宗凡七百七十有八字其間所言無非好學之說莫加此矣與其泛聽而廣求孰若篤志而近思臣以二箴之作切于事情如此輒録本以進望陛下列為二圖置之座側口誦心維朝斯夕斯因一言以思一事考一字以窮一理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則凡羣臣之所獻者可以總括而盡行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第二

臣待罪經幄一年有半以進讀三朝寶訓得侍清光未及終帙今以衰病之人蒙恩放還鄉井有所欲言敢盡布之竊以寶訓為書皆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格言也坦然明白不待有所發明而後見況臣淺陋尤為無所知識蓋嘗妄論以為書之所載為卷三十為目八十有八而其衿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而已敬之以鑒戒輔之以諫諍以是而睦族以

是而體羣臣則于人無不順以是而受符瑞以是而崇祀典則于事無不敬總而括之必至于庶績咸熙而萬世永賴皆自五者之所發也推所從來則五者之所本又皆自好學始也臣讀寶訓至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欲治之君必能正身自致於無過之地夙夜畏懼防非窒欲深慕古人以德化人之義此太祖皇帝之聖學也太宗皇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見古來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

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此太宗皇帝之聖學也真宗皇帝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奏章多以苛細為利不知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斯為善理豈可慘虐刻下邀為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此真宗皇帝之聖學也由聖學而盾之則凡見于政體見于聽斷孝德以事親仁慈以恤下謙儉以處己而況節目之下於此者可以類言矣今陛下躬儒素之行考帝王之業頻御講筵古所未

有增置講官僅所未見聖學之高明夫人能言之矣臣竊以為人主之學將以見於治功也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文之治比倫成康今臨政願治雖未厭報政然而求言雖切而下情猶未通愛民雖勤而橫歛猶未革貪贓不除則鼠竊者無所畏貞清不用則小廉者無所勸在陛下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則聖學有所底止矣不然而切切於簡冊之間諄諄于播

告之際尊儒重道而士不得行其志布德施惠而民不得受其利祖宗創業守分之懿本不如此此則進讀寶訓之大旨非執經强聒之比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三

臣聞邊境盜賊之患自古所不能無惟在處置得宜然後不能為患所謂處置得宜其畧有五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至於擇將練兵事之重者也臣猶以為次也所謂守道者用兵之道必須

先論曲直當丙子丁丑間饑民闖邊者動以萬數朝廷恐惹邊釁抑之不納其後邊臣貪功慕簞食壺漿之名延納入境致使重兵在戍十年不撤蠹國害民莫甚於此已往之事不復歸咎矣今當明正好惡守攻守之議廣立規模為長久之計不冒昧而進不蓄縮而退不以一勝而舉手相慶不以一敗而喟舌相視然後可以言道也所謂固本者營壘布列莫先重內古人處置固自有體重兵皆在江內而三衙尤多勝兵中興百年恃此

以不恐其後馬司徒置江上而建康鎮江諸軍皆在江北人心易揺姦宄易生設有緩急不能自立為今之計莫若使殿步之兵重於江上江上之兵重於真揚真揚之兵重於楚海聚兵於内守以大將有時應敵可以調發應敵之後復歸本營外雖有警中實安堵此所以為本强也所謂通財者臣固知治國之道不可以無財有用之財不可以妄用若必以吝財為政則軍事淪於淺陋矣當開禧未用兵以前諸軍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

息皆有寬剩其不肖者固掩為已有而其賢者猶得以
激賞其軍也及乎出戍數多調發不時諸軍在寨所餘
無幾營運日削無所取辦而獨於互送之禮買工之弊
不肯少損盛寒出戰無望斗酒衣不蔽體日食尚闕望
敵驚奔勢實使然士大夫但見乾道淳熙間諸軍富足
將謂今日事體尚未改舊不知開禧以後大相遼絶今
若改紘更張必須選擇朝臣徐訪諸軍利害供其乏困
削其煩苛若軍用不足則又損金帛以與之一時區處

未免浪費比之喪師辱國孰大孰小此所謂通財也所謂稽衆者用兵之道臨機雖貴密謀而起事要須兼聽漢高祖欲復六國則酈食其張良各獻其計武帝誘致匈奴則王恢韓安國各逞其辯用張良之策而漢強用王恢之策而漢敗此其驗也比歲邊事不常而廟論過於嚴密道路妄傳易以惑衆浮言胥動固不足恤其實意向不決未易舉事咨諏不廣難以至當洪範稽疑謀及卿士大雅先民詢於芻蕘今若采之衆論使之各盡其

長朝廷選而用之不問卑賤千慮之愚容有一得異時選擇邊帥亦將於此而得之此所謂稽衆也所謂愛民者自古未有不愛民而可以立國也今陛下每對羣臣日以愛民為念大臣圜座日以愛民為政御史諫官奏疏論事日以愛民為說而州縣田里之間實未有愛民之效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則貪吏之害未去也朝廷立交承錢物之數本至公也彼則以增羨為名而掩入私室朝廷付守臣節制之權本良策也彼則以私

役為常而脅以威令藉義兵以備緩急本善計也彼則拘之城郭而失其生業耕營田以實儲蓄本古道也彼則强之鄉夫而奪其農事邊陲之民怨讟盈耳卒有緩急將何所恃必須懲其一二明示播告使之改行率德庶幾百姓安業此所謂愛民也有此五者而後可以為國如其不然臣竊憂之至于擇將臣不敢易言之也以今之將為皆不可用耶則將以何人而易之以今之將為必可用耶則又不敢以為然也夫使守道之策行固

本之議定通財之說明則識事者必應時而起稽衆之計廣愛民之政舉則好事者必舉賢而進可以類求可以意使矣若夫練兵則又為將之事非朝廷之所憂也臣受國厚恩無所補報傾倒所學不過如此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改知成都擬上殿劄子

臣以樸樕小才誤蒙親擢度越常等廁迹禁路曾未兩月復玷異恩寵以次對之美職分以西土之閫寄臣實

何人可當此選聞命以來日夜憂懼不敢常人自視以異數為喜亦不敢典故自比以辭免為高心誠求之思所以仰副聖主眷遇之意竊以立功立事之世非可以禄位决進退也朝廷清明四方無事自一命以上皆得以行其志菽水可以奉其親吏事可以振其職及紛紜之際國論不一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猶不受命种師道盡護諸將訖無成功世變愈下艱難愈急家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有志之士猶尚以禄位言哉直當論可否

耳自古閫外之臣得以盡其所學非謂一已之見足以盡知天下之事一夫之力足以盡制諸將之勇也恃朝政以為根本假威令以為事權執賞罰以為勸懲資佐屬以為輔助又須在王所之善士以為之主妬功嫉能之士不撓其政如此而見義不勇可以坐不任責之罪矣為司寇於魯者不若乘田委吏之為省事為卿於齊者不若抱關擊柝之為專職國論之所不繫則守官者猶得以守道也若事關大體與國論相表裏有文王之

令聞而後中國可以守有宣王之修政而後玁狁不足慮當艱難之時宵衣旰食一日萬幾君以惰墮責其臣臣以叢脞戒其君開心膂以延見士民惜寸晷以響應奏報則傳導于下者無媿辭叫號于外者有近效謂閫外之臣恃朝政以為根本者此也若使法令變更農末俱病處置失宜軍民胥怨發為播告者厥指或匿形於論疏者曠日不報則所當恃者無所恃矣郭進誅御馬直謂之專殺可也而太祖不責張美強取民女謂之無

檢可也而太祖不問恐閫外之權於此少沮也況於公
事之所當行緩急之所倚重居閫外之職者謂之節制
行閫外之事者謂之便宜人才出類者可以承制用將
佐失律者可以逗撓誅已奏者不必待報未奏者不必
詰問謂閫外之臣假威令以為事權者此也若使將帥
跋扈深自交結州縣輕率不相關白互有申請者尚決
於勝負轉相詬詈者或倖于調停則所當假者無所假
矣賞當其功雖唱轉十官者不以為僭罰當其罪雖戮

及全隊者不以為濫居閫外之職正當視國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已物不以一毫彌縫親舊不以睚眦報復讎怨勢要之力所不能移潤褊之書所不能奪閫外之不得其人逐之可也假賞罰以行其私罪之可也不逐不罪則其說必所當行其求必所當與謂閫外之臣執賞罰以為勸懲者此也若乃高爵授之而以不肖之心疑之聞唱轉則舉朝伸舌行法令則旁觀失色官命未改蹤跡揺動則所當執者無所執矣唐方鎮全在幕屬不

必一一參軍事也或議論宏偉可以助名敎或文采雄
壯可以草表檄勇能專將者可以備策論才堪應變者
可以廣智慮謂閫外之臣資佐屬以為輔助者此也若
使如今世舉削與今世權局發書者稱有舊而已不問
其才具技誠者求寸進而已不揣其能否則所資者無
所資矣孔子入衛主于顏讎由而後進孟子入魯尼於
臧倉而見沮勿謂聖賢行志直情獨立而無所附麗也
顏讎由之徒誠未易得彼臧倉者世常有之不可不察

也士大夫有志事功已畏其少若又痛加沮格誰肯任事往者事變尚淺蹤跡尚秘雖詭辭浸潤不過繫一二士大夫出處比年兩軍相加肝腦塗地戰死驍將指為降番親獲酋帥誘曰虛詐變亂人心絕滅天理萬一山東忠義識破事體兩端首鼠有翻然事新之意此何時也旁觀膽落獨欲以閫外之事責辦於閫外之臣不其難哉臣蒙恩所領郡只是一路安撫且又與西南外境為界不近北邊事不相關不應遽啓此論然念富平之敗

擾及果閬興元之漬徑至遂普設使江淮有警則蜀道豈可安迹關外有警則歛南豈可高臥而況吐蕃部落連及威茂雲南遺種漸迫黎雅臣頃年嘗轉漕關外討論四蜀事體知成都脆弱之卒不足以有用漢中單寡之兵不可以獨立制帥之與總所位置非宜將來職事間必有抵牾官軍之與忠義勇悍無禮將來調發處必有不遜以至兵財遞鋪間探等事所當改絃者不一而足嘗作病夫議以告當路以為同此思慮而後可以同

所見同此忠赤而後可以同所行若以為不可而欲擇其中一二事間行之或過時失事而欲取已陳之舊說徐行之二者皆不及事而欲責建議者之非計非所聞也今四年矣事變已見而臣適當是選貽合於過時失事之說臣實懼焉用敢詳其說以告陛下昔張詠之守益州也遲半歲而不行知蜀道未定不可以遽進也太宗以面對許之以便宜從事諭之知蜀遠難決不可以隃度也又敢傚是說以復於陛下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昌谷集卷十一

宋　曹彥約　撰

劄子

上宰執臺諫劄子

某之來沔鄂也且半載矣至於今日有可罪而當去者三有可去而不去者二究其本末則其所當去者不一言而足也請言其罪晚進書生無所知識國論之不知兵律之不習畏避事之名受入幕之指旅進旅退無一

策以贊其長逮至敵人來攻擾亂城邑援兵不及幾至
危殆其罪一也攝事支壘曾未幾時北騎徑至祀其屬
縣百姓逃遁寇攘蜂起晝驚夜駭幾無寧時為民師帥
不保其生其罪二也身為郡守又從辟命名掛宣幕又
復攝官沿檄而來豈無怙勢之迹隨司不罷豈無竊禄
之譏進退之義未見其可其罪三也有此三罪誠不可
以不去然猶彊顔自安至於今不去者亦不為無說也
到郡之初邊報即急隨州信陽相繼潰散郡在江北無

寸城尺籍可以倚仗姦民潰兵乘勢竊發外閧喧傳赸
日縱火獻言者藉藉謂不可一朝居矣若焚毁井邑清
野境内夾江共守未為失策或買舟艤岸隨時緩急保
全口累尚是次策其獨以為漢陽雖小猶是長江藩蘺
使漢陽可棄則鄂渚亦不可守被檄禦邊雖非朝命私
於其家何以服衆不能自去此其一也春冬之交忽拜
朝命代者奉祠使之久假自量才力不敢祇受控告諸
司不見聽許忽宣威改除官屬當罷假此為名或可脫

去其獨以為北騎方來與漢川對壘連日爭戰未見勝負舊守既去新守未來輕舉誤事咎將誰執不能自去此其二也有二機會既不能以自去今機會已失不可以自去矣猶譊譊然以為可去者則以權時之宜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也漢陽者前日之小壘今日之地利措置經畫當有正官而越俎代庖其名不正胥吏之所不信百姓之所不親今郡有正官不即赴上而顧使待次他郡者貿貿然久假而有之不特師友之所責望好事

之所譏訕於軍國事體亦未為便也況又有明效大驗者當洪守得祠時以財計之不辦也攝事數月財計愈匱則其才不足以辦財矣當趙守得祠時以北騎之在郊也再攝一月未嘗親見矢石則其才不足以却敵矣聞新守之為人明敏詳練千里之所渴仰以棊之攝事也而三使君不得以行其職則其罪將有不可贖者去年夏秋間郡守多闕貪榮冒寵人所願得漢陽闕守之時乃在冬序北風已勁羽書已馳令江北列郡僅有此

壘暖氣已效水潦已降彼失天時我得地利校量去就其不為趨利避害明矣儻或未加責焉以其所用心而贖其所可罪放還鄉郡使復待澧陽之次其為私計亦不可謂不徼幸也誠實所迫言不暇擇容恕而矜體之幸甚幸甚

答吳制幹道夫劄子

某中閒特辱惠翰即拏楷稟答既失附水陽人去適私家不幸隨行一盛壯舍姪無病而逝驚惶痛楚遂與人

事絶此書留筆吏處今已五旬稽緩之罪媿不自勝尚蒙真染再至益重其不敏也奏劄悠悠甚不滿諸賢之意不獨坦齋也自某叨冒召命以來諸賢無不惠書雖章泉趙丈平日不交訊亦以詩見惠大率勸行者居其半尼其行者亦不少及其奏對之後喜其說者亦或有之鄙而誚之者亦紛紛也其實人各有見不能自掩昌父以賊子為昌父欲其高蹈子真以賊子為子真欲其叫號其餘或以謹畏或以趨事皆不可謂非賢者也皆相

愛也若賤子平時出處服膺乎聖人用舍行藏之訓本不立異不合而去人誤以為怨遇疾而止人誤以為高及其畏義而出扶憊而來則疑其輕售皆非素志知昆仲相知之深故傾倒言之耳定夫承邊境已弊之後慨然欲以一木支大廈不幸而力不勝從旁揶揄之者十八九也不知支大廈者固不免矣不支而安坐於其下亦曰殆哉國事如此食其禄不能陳一策有策又不見用何以逃罪學生沿檄而出僅免於難所失者惟行李

文籍所損者惟印紙耳皆是末事正欲求貟緣脫去忽聞有別與差遣之命聞新制帥欲那此闕以用所知遂成兩利亦徼幸之一端也適有郡卒在此索前書併以附行尚乞台照

與黃帥管劄子

今日申刻連拜初十日兩緘之貺雖不明言台旆去留伏計醴陵之行以事體中輟矣許統領竟回東津亦甚善桂陽縣事難乎其爲策義郴儘自不妨若越數百里趨利倍

道而來此背城一戰足以成擒桂陽軍却似可慮然聞彼郡中亦有數千人為備設有善謀能斷者處之亦足成功其曩者歸自攸縣首建議於永興建元戎牽合左右手正為此等之慮二趙撫屬與二貳車皆親見之以吏議不合而止今亦無所怨尤只是緩急難相救應至於調發一事尤宜慎重近日用兵者規模不定東移西搬極不快人意容旦夕斟酌拆一軍往援之一勞永逸庶無輕動之患所謂鄰舍相害之說却是過慮使在我

所守不固彼自乘虛而來若能嚴整自無罅可入如江
西容易招降是江西自失策爾降江西而擾湖南依舊
是賊此理甚明只緣今日常談善則歸己過則稱人不
免多了閑言長語正欲與諸丈痛革此弊所可慮者不
在他人只慮茶陵義丁無故給數千券與大軍所費相
若既未適用又令失業又難放散事力自弊致無事力
可援桂陽爾向來專意漕事恐有瓜李之嫌不敢力爭
今既攝事帥垣天下事只有一箇正理兩三月所說進討

皆成虛聲準擬目前少寬約契與許統領同來叩問目前事力傾心吐腹畢竟當作如何行用寫上日記尅時定日可以覆視今既事有掣肘未易合并只得布露方寸望熟入思慮賊人之强弱不必問人言之夸誕不足信兵以持重為貴不宜移易戰士以精銳為上不在號數吝賞而不妄予戒殺而不輕用人事之所急如此而已若夫成功則亦付之造物可以無媿愚意如此所見必有不盡更望示教

與黄帥管劄子

聞江西已有招降之迹本路係是獨力正要區處許統領又已在道當閒不容髮之時而契丈欲過醴水送史丈似未穩便是宜深自斟酌不至失時廢事為佳也與人有始終是忠厚之意亦須無事時講及盛禮來日見史丈當露此意得行不得行無利害也今日利害最要先立定向先立定期欲攻則何時可以進兵欲守則何日可以撤戍常使立效速於言前後聲劣於實效乃所

至望衡倅於州縣閒事固優為之如此此事恐非所長立
脚憲臺之下必不肯動又與契丈勢均力敵難以共事
所見不同徒亂人意與其贅員不若一力吏大得胡丈
書亦以前牒為誤不必譁譁也許統領事同一體吏不
別稟此事只是二丈終始理會勿以吏易帥臣為疑但
能誠心共事著效顯然則前日讒慝之口不攻自破不
然而求小效以為名避重任以利已皆是私意非所望
於賢者也正兄未暇詳布伏幸照察

與黃帥管劉子

某兼旬承教未嘗有此幸會請違忽復半月而在道之日居多遂不候問動靜亦知高該鼠輩驚散既久日後利害方當與帥垣籌之高明有素不待千慮一得矣昨便中連辱十七日見惠兩緘甚荷眷念茶陵義丁有次第可奉慶靜中好做工夫比動時掘井何翅倍蓰也給劵極非所敢斳然亦須有繩準前日許統領報來本司與所申帥臺大槩一體必已關報契丈行臺矣其說以

為義丁去歲給劵官司支費甚多而得其用處極少今所在皆是義丁不下數萬人若一一給劵將何以繼若或此得而彼無適所以啓爭端不若遇官軍討捕處隨處給劵過移屯則與住支極為有理帥臺亦以為然盖朝廷科降糧運不過為大軍數千人之備今驟增數千適與元數相敵其勢必至不繼今進討未定日費如此設使進青要鄙洣豈容一日闕食然則茶陵郴縣義丁似為急用而安仁一帶閒暇之時尚是差緩也緩於緩

處乃可息於急處常使諸處通融率不過二三千券庶幾有實用無後悔耳契文洞察事理當有成說僭言勿罪張以道承欲拍致甚荷不鄙但遠地取來於義未應送往容留此欵曲相聚徐為之議臨紙不勝悁結

與黄帥管制干

某暫運此来距攸縣只二十五里望油幕為不遠矣連日與聞捷音極為踴躍想帥座聞之更以用得其人為深喜也但孤軍深入百里趨利尤在謹畏過當項梁李

陵古所謂名將者猶不免有此失愚意恐須深溝高壘以約為計然後再進庶幾十全也更有鄙見欲盡言之聞所部頭項不一不知是否更須不分彼此盡録其勞斬級捕生皆以推遜之死事重傷特加閔䘏主將雖不言功公論自不可掩若不如此不可以再望後效也聞執事博古通今諳習義理雖未見顏色猶敢納忠思以濟王事耳不訝其僭幸甚

與黄帥管劄子

具昨奉字畧見梗槩當已達聽論事貴深切想不訝也得
十三日所賜教荷不鄙外下問本家事宜亦欲言之恨
不得面議耳用兵定論在致人規模一定惟務持重前
日聞寇出桂陽即作書祝李司法只在東津不敢輕動及
聞許統領舍攸而去已覺匆遽又聞李司法奔走而歸令
人太息將在軍不使之自便固是不可使其自便而任
意輕動又非吉證所幸寇無能耳設有多方險詐之策
將若之何區區愚意只是堅執前說欲契丈進屯安仁

彭蠡永興之間不至枉了攸縣一軍又輟茶陵鄂軍千人以為之助合王津三千人建大將旗鼓距茶陵不至甚遠郴桂間緩急稍易救應然亦不可聞警即動也鼎卦有自新之意萬一已許之不必食言早晚責其出洞看能行不能行耳若便沮其意不惟失信却恐驚動張皇又費區處如鄰家施行不一却不足慮朝廷備江西所行正來取會此亦思所以報之來晚即納公文矣近日借補太泛濫恐後來不足取重且宜吝之如周安世

守禦未久便借承節恐諸將觀瞻不雅謂吾輩私刻本無志功名也山前位置本末第詳以本意見報容隨意寫去商搉往覆議論自是常事却不可有懷不吐也上三鄉田主之說且照前日申狀移文倉臺矣鏑才任重少有暇時拜字不盡所欲言伏惟台察

與鄭左史劄子

某有僭越心腹之稟某以衰病在半歲之內行且百日矣飲食既已減半步履又更疲曳名為粗有生理其實

血氣既衰無復可還舊觀也託事契之日雖親荷臭味相予之厚近嘗因紫微王丈望爲緩頰一言似聞已蒙著語及得光範回劄又只且許展假隨拜不允制命則又襃借遲留重費黼黻其爲震懼益自不安深言之則有要君方命之嫌不言焉則有取禾竊廪之媿雖幸朝廷之上未至加罪然而旁觀爲之損神十手亦所共指不以爲榮適以爲懼也平生粗守廉隅幸不深得罪於公議今但全璧而歸則志願始終畢矣似聞廟堂微有

意相許但以州郡邪闕未動遂至稍緩此則不必然也
請郡之説乃去年病淺之時是時自量筋力尚可作一
小壘及今春連病之後筋力驟變據案寫一家信尚覺
辛苦其他楷字書閱悉皆命之兒輩如是舉錯何緣可
使政平訟理與之一壘徒令彼處張皇虛辦迎送若造
化未忍終棄得一香火職事則可以苟祿偷安矣衰茶
已甚無緣面控忱悃得蒙過閣之次力賛一言使之早
有定論幸甚過望

上廟堂論秦隴羣盜劄子

竊見金人不競盜賊羣起朝廷謹守信誓不肯接納叛人然而扞格既久目今沙拉爾等占據故關山雖迫近天水軍等處尚未出秦州界分若唐進何憨子等占據嚴馬兒嶺比沙拉爾等占據者大異約及十里名為秦州界分實接連西和州黑谷地段其家口號稱十萬精兵號三萬游手相挺源源未已致使關外數郡透漏米麥入夏以來幾至絕粒本司雖極力濟貧亦已竭澤又

遂急勸令免役通商免稅及關報諸司隨宜措置亦有限齊事秦隴迫近本界皆用本朝年號其金人雖已攻破下城所殺獲頭目人不過沙拉爾等所立名號人耳其狡猾智謀之徒却在川谷今所至萬數遞相傚傚皆言寧為趙氏鬼不為完顏民傳聞商號一帶更多有之官軍名為驅逐其實勢力不敵雖有邊報其實聲述不盡其科舉書生不深識兵家事體職守所拘亦不當議及邊事又深知此輩尚是羣盜未有紀律可以成功本

朝駐劄諸軍亦未有階級可以倚仗但從來此輩所為
只是起事足以召黃巾而集赤眉深慮關輔之民已不
復聽命金人若驅逐稍急忽為金人所殘則怨憤之氣
反歸於我數萬人中豈無傑然出衆如儂智高郭藥師
之徒足以久為人害者必須將節次邊報數牒彼界以
其所處將歸順窮寇羈縻目前以待其自定如其兵連
禍結休息無期又須推廣兼愛之意使之耕食鑿飲不
累及於本界乃可安迹其為利害非但救焚拯溺而已

伏惟坐論之次深念而亟圖之將社稷生靈之幸莫大於此犯分妄言震悚無地尚丐鈞照

湖南答廟堂問討寇利害劄子

某晩進無寸長誤蒙朝廷選擢俾任湖南轉漕之事才力淺短知不足以稱使令顧庚牌立限不敢重違威命奔走就道已在近境候正旦日交印別具稟謝矣雖職在轉漕緣未知本路財計深淺不敢陳說但禦寇一事雖不是本司職業然有關國體利害非細到潭州得見

大帥史侍郎亦須傾倒心腹庶幾協濟也蓋用兵而有勝負古人之所不免勝負相當而不失國勢雖敗何害今人用兵率皆不戰而自走以此遇北騎尚有長江大河地利之可恃今草寇以山險為家尤官軍之所不習望敵而走則姦民得以乘之持梃大呼便可以入縣鎮執官吏若不使識事體者臨之總諸將而制其命則一戰利害亦朝廷之所憂也今鼠輩已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已廹耒陽攸縣聞帥司已撥大軍分布郴州與耒

陽攸縣而朝廷又以鄂軍二千應之竊意朝廷今日事體可謂極力矣若只戍守三處不敢進討豈特老師費財官民皆所不便亦恐羣不逞觀望大有利害若不勝其忿亟遂而急圖之則望風奔潰有甚可畏者區區愚見欲勉大帥親臨耒陽牽制郴州攸縣分別將士擇其敢勇者旌而縱臾之彼鼠輩知大帥在近必須稍却然後乘勢漸進三屯齊發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擇利而動據險而止如是者旬日半月又如是而進不三四月間

潛消陰沮三屯之兵不期而合威聲既著兵不血刃則省地之民自釋鋤梃七甲之民自歸巢穴然後指名立賞求其尤者數人而顯戮之留千兵以戍郴州留千兵以戍茶陵其餘發歸駐劄去處不至浪費若大帥事大體重不可輕出寮屬可用者諭以指意亦可以集事設或軍勢不張便欲招致則峒外之民猶前日之七甲輕侮官司無所不至況羅孟二之流乎不然而泛言進討亦是鹵莽非國家之福既荷朝廷繁使不敢不盡其愚

伏乞鈞照

論牒試劄子

其竊見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試之弊莫甚於作僞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為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為牒試之法寬其進取之門末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他人之貫改三族以認他人之親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

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監牒試其弊尚少
其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漕試之弊積習既久士
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為怪敗壞士子心術莫甚於此蓋
嘗反其本而思之立法之初其意甚悉戶貫之必欲土
著保結之必用三姓慮其居鄉之無行也慮其家世之
當錮也慮其科舉之有殿罰也慮其期以上親之有喪
服也今乃欲改其戶貫改其親戚改其父祖改其姓氏
任意所欲不定員數時舉摘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

無補律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改而更張之不可緩
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説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
立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他郡欲廢漕額以益諸郡不
特舊額不等極費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
不避者變舊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
内有職事官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
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
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

也與其詐偽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許其
牒試隨其官職分其等差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人中下
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
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牒
門客者當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牒者郎官以上不得
過下郡之數寺監丞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之於
憲章密參之以法令曰此某人者乃某之子若弟也其
之親若故也或曰雖非某之子弟某某之親故而某前知

其為人也其居鄉無失行也其家世非逆惡也其場屋無殿舉也其親屬無喪服也後有異同甘朝典不辭也如是而行之與今時牒試之法無以大相過不增發解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為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偽後之為法不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其利害相去何如哉然州縣官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牒隣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為隣而又與淮東為隣湖

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為隣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為隣
若只許一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渙散而無
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為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
限七月三十日已前具申禮部禮部總其名數並限九
月三十日具申都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則其弊可革矣
至如四川解試日分不同又須比附日限別作區處但
今歲科舉在近難以驟變舊規亦不敢以鄙陋愚見以
為盡天下士子之情欲望高明奏請此說付禮部監學

熟議之與衆人圖維之如或可行以備戊子歳漕試科
舉之用恐於名教亦有萬一之補不勝大願伏乞鈞照
辰州議刀弩手及土軍利害劄子
某等昨蒙面諭幷行下使牒以奉行上司招軍之意置
局僉廳某等入局同議欲將本州應干官田拘收租課
於本州十寨内每寨招土兵三十名依倣沅州近例本
州支與錢米將見行刀弩司名籍旋次消豁如見得委
實可行即不候招得人數先具措置利害保明供申某

等受牒之後經今一月緣本州官司宭匱案牘滅裂吏輩鹵莽令甲散亂追索取會未有涯際於是考諸士夫之論參以前後行遣於顛倒糅雜之中得於旁通互見之際討論得刀弩司本末起自政和六年御筆措置湖北營田張官置吏並依陝西弓箭手條例施行至政和七年因都鈐張察所奏召募土丁給受田土置立將校彈壓夷獠當時得旨即與依奏繼又廢罷營田改為刀弩見任官推賞至有轉七官者都鈐司吏人至有補進

武校尉者是時諸州刀弩手每指揮三百人本州一十一指揮并畸零數共管三千四百五人將校給田二百畝內水田六十畝陸田一百四十畝節級給田一百二十畝內水田三十五畝陸田八十五畝長行一百畝內水田三十畝陸田七十畝考之政和八年所給戶帖則又刀弩司一名别給公田十畝每十名為一甲共給田一百畝本州根括到田總計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而樞密院劄子內却稱辰州山畬陸田獨多水田獨少若

水田不足則合倍給陸田陸田不足則又倍給山畬此則刀弩手之初行也靖康元年調發本路九千七百餘人戰馬八百二十匹赴闕前去隆德府使喚陷沒不回本州總在數内即未見得九千七百人之中的有幾名是本州調發建炎間復降朝旨委自知通及當職官吏多方招塡紹興初年偶因都督行司取會一時便宜權減三分之一是時所申止以二千二百人為額紹興七年樞密劄子施行知鼎州張觷所申以為澧辰沅靖四

州營田昨來措置刀弩手九千九百一十人已見就緒止因靖康元年全軍陷沒又遭兵火遂至死亡闕額若將遂州刀弩手盡行省汰緣四州並無正兵防守竊慮引惹外境覷望别致生事若責令遂州廣將田土盡行招填須要足額不惟邊州人煙稀少不能敷足又緣自兵火以來近裏州軍並無錢糧支移前去應副深恐闕乏兼沅州等處見將空閑田土召人承佃納租補助歲計粗且自給事體委有妨闕本路安撫都總管司相度

欲將前項四州刀弩手元額並行裁減三分之二内辰
州一千人為額責令知通提舉先將勘好田土標撥措
置所有見減下人額空閑田土並乞依沅州已申請到
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揮召人承佃出納租課補
助歲計委於邊防財計經久可行别無妨礙此則刀弩
手之再變也淳熈五年本路安撫提刑司行下取會本
州申到元舊刀弩手水田山畬共三十萬九千七百四
十餘畆均作一十一指揮每指揮九十人合置將校三

人節級一十人長行七十七人計九百九十人餘額一
十人將校三十三人每人二百畝共六千六百畝節級
一百一十人每人一百二十畝共一萬三千二百畝長
行八百四十七人餘剩一十人共八百五十七人每人
一百畝共八萬五千七百畝已上一千人共合給田地
一十萬五千五百畝比見管田地都數計餘剩二十萬
四千二百四十餘畝照得紹興七年裁減人數截自淳
熙四年七月辰州一千人舊有二百三十五人新招三

十三人共二百六十八人見闕七百三十二人兩司相度申奏欲將四郡刀弩手減作二千三百為額内辰州一十一指揮減作七指揮每指揮一百人計七百人每指揮只置將校二名節級十人其見闕人數專委逐州知通縣責知縣根括元舊刀弩手及見佃成熟田地置籍盡行拘收入官牓諭合格人投募依格給付合得步畝日後遇有死亡即依條限申官承襲無應名承襲人即募應格人填闕其招填人額足之外刀弩手田土許

召人立租課助充省計支遣此則刀弩手之三變也三變之後欲沿其法而行之者南軒張帥也欲取其法而變之者嚴陵馬憲也張帥之時偶因知常德李侍郎奏澧辰沅靖州所招刀弩手人數及所給田畝乞别行覆實事奉聖旨令帥憲司契勘詣實公共相度經久可行利便聞奏張公之説以為建置刀弩司之初已有欺罔茍且之弊據盧奎所作鼎澧見聞録當時所給之田未免强奪百姓已業所募之人往往游惰不能耕戰出於

一時欲速以欺罔公上故宣和四年靖州楊晟實六年楊進平相繼作過刀弩手無毫髮之功其後赴援河東遂全軍陷沒無一人得返者此前事之明驗也今者再行興復謂宜詳究利害遲以歲月使無前日之弊而官司前後施行又皆趣辦肆為欺罔大抵田皆出於豪奪人皆出於抑配人戶與刀弩手相訴至今未已如此則衣食不足不免死亡何以使習武藝捍邊境為國家出死命哉又辰沅靖在承平時官兵歲計皆仰朝廷支降

茶鹽度牒及於他州應副後來既無支降逐州申乞到

刀弩司田召人承佃收作歲計支遣今盡奪之不惟民

户失業省司税額必至失陷反覆相度以為今日必欲

使澧辰沅靖四州盡還舊額則其弊如前所陳實為不

便若矯其弊而併與其法廢之是因噎廢食也今定議

欲乞給田之數須用舊法其已給之田若係民户税地

及州郡申請占佃用充歲計者給還元業主及租佃之

人其有不係民户税地及不係申請占佃充歲計者即

依舊用充招募則又得旨行下矣馬憲之時偶見溆浦縣有思微龍潭據老三寨本縣不支衣糧前後循習每名撥刀弩司田一百五十畝乃欲取一縣之私意奏而立一路之定法當時朝省行下而沅陵李知縣議狀確然以為不可後來得旨雖許於諸縣管下諸寨近便去處遇有逃移户沒官田産即行募人充應土兵本州以省計闕乏未及施行適值沅州周知郡到任半年條上裕民事件因其城下有舊來土兵二百人欲增置一百

人其糧食係本州自辦其衣賜申乞朝廷支給士大夫傳播以為辰沅事同一體取則而行可以望效於是招軍之議切切乎使者之心而文移督責下及於幕職曹掾之末矣取會到本州兵案帳狀刀弩司見管二百二十七人沅陵縣一百二十七人辰溪縣五十二人漵浦縣四十八人州東土兵額管五十人見管四十五人辰溪縣管下銅山寨額管七十五人見管一十一人漵浦管下思微龍潭據老三寨額各二十五人共七十五人

見管四十一人沅陵縣管下鎮溪池蓬明溪會溪浦口
酉溪六寨額各管五十人黑栗堡二十五人並皆全闕
間有一二人白直並不曾請破衣糧撥給田土止是避
免丁役自行營趁本州歲催公田之數錢一千四百四
十一貫八百三文内沅陵七十四貫七百二十文溆浦
一千三百六十七貫八十三文米共五百六石五斗八
升内沅陵縣一百二十三石三斗辰溪縣一百九十三
石二斗八升溆浦縣一百九十石數内公田米或係見

管刀弩司輸納或是諸色人請佃刀弩司田土輸納其
三縣科敷等則亦各不同如沅陵縣第一指揮山田數
多每名納米五斗錢五百文其刀弩司與招軍利害所
合詳議某等竊以為刀弩之與土兵正兵民分合之機
也兵之不寓於農久矣士君子有志事功欲還古人舊
貫亦久矣政和以前未有任是責者一旦蔡京復領三
省童貫領樞密院假㷔寧開邊之意邀五溪易集之功
設御筆以鉗制天下之心侈爵賞以奔走天下之欲謝

勳范世雄張察之徒又從而鷹犬之不旋踵而刀弩之效以著如此而欲其無弊不可得也入辰州之境見山而不見田問辰州之田有名而不有其地政和始立法便得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官招刀弩手便有將校節級長行三千四百餘人其田之不可丈量其人之不及等則與夫猺省之參錯界至之交互教閱之鹵莽名籍之誕謾不問固已知之矣猺人之伺隙此不能制河東之陷沒此遂不返如此而欲其傳遠不可得也以刀

弩司而寓之於民其名甚古有刀弩司而歴考其事其弊已見茍欲責目前之效取刀弩司之法而悉毀之正恐後日之議招軍猶今日之議刀弩司也何也自古經久遠大之利害必屬之寛緩沉厚之君子而隨時救弊之良策常敗於觀望饕餮之小人得其人而行之正不在於數立法也以令使者剛明與州縣同利害郡長貳和協與兵民同休戚不貪功不生事不欺朝廷不計官職不失信不自用因刀弩之法而葺之其事為易行取

刀弩之法而廢之其事為難必此非有深遠不可見之迹特在於加之意焉耳更戍本秦法漢用之而壯邊府兵本隋制唐得之而强國刀弩手本朝之法也建炎紹興襲之而不敢廢其事大儒南軒張公議之而不敢毀其籍其端本在版曹其習熟在民耳目未易頓改也抑嘗求其事之所以至此乎政和往矣其事不復咎矣紹興以來雖令知通提舉其事然陷沒之後急於成功給撥田畝未必足數游手喧嚚未必可用其後子弟承襲

或無永業名屬知通本無主帥遇州縣春秋教閱呼而集之工匠夫力稽留役使吏卒呵呼賤若狗彘如此而望其保護鄉閭彈壓蠻獠稍有知識知不可得矣知通有意振作不過選擇屬吏督責外邑辦爭田之訟正虛實之籍明坐作之教禁追胥之役一任之後誰復尸是責者此則刀弩司之弊因其舊而改張之所當評也至於招軍則又有當評者沅靖二州收復於熙寧之時政和欲招刀弩手相去未遠兩郡之有閑田無足疑者本

州自承平以來素屬內地一年所括便得閒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畝其實其虛不可得而知也是時本州財計仰給於轉運使者錢緡七萬帛匹八千一百綿兩一萬七千一郡歲計粗可了辦刀弩司利害邈不相關紹興裁減二分計得剩田二十萬四千二百餘畝當時官司申請明言兵火之後近裏州軍既無錢物可以應副且將空閒田土承佃納租補助歲計粗且自足得旨行下已屬省司則是刀弩司田租朝廷固已與諸州矣止

緣地在五谿不經經界官司簡陋不立制度無豁除文字可以照證無老成公吏可以記憶近地猺人又得而蠶食之姦猾頑民又因緣而據有之此如久虛之人風邪外感手足頭目無處不痛不有膏肓俞穴之方滋養氣血之劑而欲宣泄滌蕩取快胸膈其於保壽延年相去遠矣辰與沅相近也其事力極相遠也沅地土平廣租入繫影錢以緡計歲三萬二千有奇米以斛計歲二萬二千有奇視辰所入率皆五倍其城下土丁舊額二

百人有土丁之名而非刀弩司土丁之舊執寨兵之役而與禁軍實同一體鹽菜糧米皆是月給春冬衣絹皆是歲賜近者又創百人悉立於其事力之優厚量入為出事勢當爾沅州招軍出於刀弩司田租之外辰州招軍出於刀弩司田土之内利害相去不可同日而語矣本州三縣管下為城寨不下十處一城寨而且招三十人則一郡而招者當三百人招募之費且未暇問賞賜鹽菜錢且未暇問一歲為米當用五千四百斛水旱且

未暇問厥今本州米額一歲不過五六千斛耳辦三百土兵之糧是復有一辰州之米而後可也招得一人必欲足一寨之額招得一寨必欲足一郡之額苟不思朝廷未改之制縱吏以行招土兵之策利提刑司招募之費喜隣境沅州趣辦之名一切而行之今猶可也請於上司而上司責限請於朝廷而朝廷惜費數年之後不過如馬提刑撥田之請與章安撫撥錢之請不惟不行又從而督責矣且辰州省計之田能有幾耳其餘請佃

之田非刀弩司則戶絶也刀弩司之田本隷帥憲司公田之所入則屬省司今聞爭刀弩之田而遂籍為招軍之物是廢省司也戶絶之田本隷常平司用之招軍則屬憲司後有爭招軍之田而指以為常平之物是關兩司也奪刀弩司之田以為軍田是溆浦之近例也非通法也籍沒官之田以募土兵是紹熙元年之請非正法也至於紹興七年之所行與夫近歲之所奏則刀弩閑田已屬省計招軍之利害較然如此則刀弩司之利害

是豈無所當議者乎自刀弩提舉之不置司與歲賜之不別撥錢以一路言之則廉按於帥憲以一郡言之則提舉於知通近歲帥憲兩司互有已見互立期限互有申請互作施行爲知州而欲招刀弩則有裁減歲租之慮爲通判而欲招刀弩則有位高而偪之疑血脈經絡不相貫串作室道傍三年不成自今觀之亦幾乎具文矣夫知其具文而欲以實責之非今日之事體所可及矣大抵有久任之制者然後可以得民力有經界之意

者然後可以限民田此非嘗試而臆度之也辰州舊有四縣今亡其一猺地舊在會溪之外今已在北江之内蠻獠日張省地日削士大夫在官遠不過二三年疆埸之利害何緣盡知胥吏之姦蠹何縁盡見置猺人於無可奈何之地視省民為不足介意之物邊境之不安功名之不立職此繇也紹興初行經界排異議於鼎沸之中漳泉近行經界廢大功於垂成之日今欲行之於五溪則是其說者不一二而破其說者千百矣不知今世

君子將立四至而論頃畝耶亦將求頃畝於曠蕩渺邈
之地耶將契字簿書以為券耶亦皆相信以心相指以
手而無所爭論耶舊說刀弩司田三十萬九千七百餘
畝今皆無其地刀弩手三千四百五人今不知其籍其
所謂地特因訟牒而偶至者耳其所謂籍特因執據而
偶見者耳甲曰此刀弩司田也乙執簿而至有時而為
已產丙曰我刀弩司人也當官而證有時而為冒耕官
司不恤是否不辯真偽喜聞刀弩司之名悉從而籍之

縣以此而告之於郡郡以此而告之於使者使者不知又從而告之於朝廷朝廷審覆未及供報而首議者已滿去矣畝步之不定而欲考三十萬九千之田四至之不知而欲復數十百年之舊無經界之意宜不可以議刀弩也令久任之說縱未能行之於天下經界之說縱未能行之於湖北必將正廉按之使專提舉之官隸帥司者憲司不問隸憲司者帥司不行田在百姓守臣主之以為省計田在刀弩司通判主之以備調發過七百

人之額不得復招不滿百畝之田不得入帳儆經界弓量之法以定界至嚴經界賞罰之法以激官吏一年而正一鄉三年而正一縣十年而正一州勿謂其緩不及事也自紹興以來樂因循之說而不問者幾十年也勿謂其母甚高論也自紹興以來喜更變之說而無成者皆可考也欲久任欲經界必將明奏請於朝而不出於私意揭防禁於下而不示以風旨上下協力休戚同心庶乎其有濟矣若曰取刀弩之租變而為招軍之利思

古之君子得無一牛易五羊之喻乎若曰取一寨而行
之漸而後圖其餘慮遠之君子得無桃蟲拚飛惟鳥之
喻乎其等誤蒙選擇商搉利害竊唯高明用人不徒使
之從命而已苟有所見不敢緘默以自取腹誹反脣之咎
僭越犯分震汗如雨